

潘洪斌：在古籍里打捞区域文化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精读古文、研究区域文化、编辑多部沧州区域文化书籍。从2010年以来，青县潘洪斌一直致力于沧州区域文化研究。他每天徜徉在众多大部头的古籍、海量的网络文史资料中，追根溯源。他探寻文脉，用心打捞沧州文化，被大家称为“区域文化守望者”。

从卖书到编书

54岁的潘洪斌是位“专业”的文史研究者，他以编书为生、以研究文史为乐，几十年从未离开过书，特别是古文书籍更是每天不离手。

走进潘洪斌的家，随处可见的就是已经泛黄的老书。明明家中藏书万余册，他却说，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说，这些书微不足道，远远不够用。

他与书结缘却是源于卖书。潘洪斌的家乡是青县清州镇南街村，他上高中时就喜欢读一些诗词古文等课外书。参加工作后，他也没有丢掉读书的习惯，每月大部分的工资用来买书，许多喜欢的文史书籍都被收入囊中。

几年的工资换来的是藏于家中的几百本书。1996年，潘洪斌结婚。孩子的出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拮据。迫不得已，他只能到街边卖书补贴家用。起初，在卖书时候，经常有人问他是否收书？答案是“收！”

就这样，他的书摊越来越大，光顾的书客也越来越多。他不仅在青县卖书，还经常从天津的旧书市场淘来大量旧书到沧州火车站广场和金街市场上卖。这一卖，就卖了20多年。那些年，他的书摊在各个市场都很有名，大家愿意来他的书摊买书，不只是为了物美价廉，还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爱读书的卖书人。

直到2010年，青县文史研究者李安泰找到了他，让他为自己编写的《青县明清诗抄》作注释。这可让他多年苦读的知识得以施展，也让他今后走上编写之路打开了一扇门。

编书十几年

在为《青县明清诗抄》作注释的过程中，潘洪斌认识了正在整理《历代沧州诗选》的孙建。孙建是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根植本土文化研究多年，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随后，潘洪斌加入了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开启了区域文化研究之路。

十几年来，他在书田文海中不断探索，奔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先后著有《中山联话》《鲸川赋》，编著《青县古代碑记选注》《张之洞联语辑注》《读诗知柄点校》，执行主编了《青县古代诗词选》《御河青县》《行走运河看陵县》等。

编每一本书，他都会先构思整本书的结构，列出书本的框架：由哪几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需要什么内容填充、保持什么样的整体风格等。这些年来，他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查阅整理、奋笔疾书，力求精益求精。

在调查青县的盘古文化时，盘古庙里的后院有一口盘古井。这口井是清朝时供僧人们饮水所用，直到在水质还非常好，用水泵抽上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之前，青县一些文化学者在整理盘古文化时，对这口古井的描述都是深不见底，并赋予了神话故事。为了更精准地记载盘古文化，潘洪斌专程去盘古庙，用米尺和绳索测量，得到了盘古井砖砌内径直径0.65米、深约8.4米、井台高0.5米的数值，并对青县盘古庙里的石碑、石柱、石梁等都进行了仔细测量。

2016年，沧州市区域文化研究所委托潘洪斌编选了《沧诗365》，并将其印在了2017年日历《沧州纪事》里，每天一首。他所选诗歌既均衡了各个县市，也兼顾了各种体裁，反映了沧州古代诗歌的整体水平。2023年，研究所决定开辟“每天一首沧州诗”微信公众号，在《沧诗365》的基础上，酌情增删调整，他再一次受命参与选编。在连载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诗歌进行注释和赏析，在写赏析的时候，潘洪斌受文化学者安且吉先生《微评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刻意放弃循规蹈矩的鉴赏模式，文风随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实现了自我突破。2024年岁末，“每天一首沧州诗”即将陆续刊登完毕，研究所又新设了“历代名人咏沧州”“沧州诗坛点将录”“沧州闺秀诗选”“沧州诗话”四个公众号，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发掘沧州诗歌文化。

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受邀，参加各种活动，为大家讲解沧州文化、青县文化，为推广区域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奔波万里追根溯源

文史资料的梳理和注释是一件繁琐且需要追根溯源的事。比如记载某人某事，有清代的书籍，也有明朝甚至唐宋时期的书籍，这就需要找到最早的原始出处。还有，区域文化研究不同于大家熟知的文化研究，所存资料中，一般没有归纳，也没有前因后果的解释，只能通过书籍或网络上的一些线索，追根溯源。为此，潘洪斌四处奔波，执著于挖掘沧州文脉。



恒等探讨河间国与参与侯国的关系；赴河间参观府衙、冯国璋墓、毛茌墓；赴吴桥参观杂技大世界；赴肃宁参观状元湖；赴东光参观谢家坝、马致远纪念馆……

在此过程中，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沧州的文史资料，也积累了做文化研究的经验。他说，做文史研究首先要实事求是，不能带着观点去寻找证据，要先搜集证据，把能获得的证据都收集下来，把资料放在一起“竭泽而渔”，然后再通过分析对比这些资料，看看哪个更权威，更接近真相，最后再下结论。

潘洪斌说，所有的文字，都可以作为资料来利用，甚至包括稗官野史、神怪故事等，因为这些文字里面也有现实的影子。而即便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正史，也不能完全盲目地相信，因为里面的有些文字内容也有错误。这就需要研究者利用经验去分析。

从事文化研究多年，潘洪斌最深的感悟就是，做区域文化也好，或是做学术研究也好，不能有任何的私心。个人的名利心首先要排斥的，就是对家乡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也不能有，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每一个历史客观事实。用热情和情怀去做文化，能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才能持之以恒。

南皮八景之 《五垒斜阳》

马士琼(清)

当时甲第接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
秋冷颓垣喧野雀，春来老树有啼莺。
苍茫落照迷云堞，断续晴烟起角声。
林影渐低归骑缓，沈寥天阔晚霞明。

赏析：

马士琼(1647—?)，号书湖，四川西充县人。顺治十七年举人，康熙十二年任南皮县知县，历山东滕县知县。马士琼担任南皮县令后，以“钓台风苇”“九河烟草”“五垒斜阳”“台雨雨霁”“寒冰沉雪”“龙井晴云”“卫滨泊舟”“慈阁梵音”为题材作《南皮八景》诗。

《輿地志》记载：“汉宣帝封河间献王子雍为景城侯，五子分居城中，俗呼为五垒城。”《大清一统志》记载：“五垒城，在沧州南。按《南皮县志》，县东五十里有垒城村，盖即此。唐代时此地称五垒城。”康熙《南皮县志》记载：“县东五十里，凤呼为垒城村，汉河间献王五子封侯处。今尚有梳妆楼遗址。”

五垒城位于清河县西南二里，南皮县东五十里，后呼为垒城村。据当地传说，在今南皮董村(汉高乐城遗址所在)北约4公里处的鲁庄子村西，因此城建筑恢宏，景色秀美，使“五垒斜阳”成为“南皮八景”之一。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人文景观，才使得许多达官、士绅、骚人、墨客纷至沓来。

今天的五垒城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地台，高出四周地面2—3米，地势南低北高。中部又有高台一处，高出地面约8米，可见文化层4米，地面有绳纹砖瓦残片、泥质灰陶壶口沿等。清代尚有梳妆楼、穿衣岭等遗址，今已无存。据传，景城侯刘雍的5个儿子当年在此地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此诗首联“当时甲第接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诗人发出了对古今巨变的无尽感慨，当年五侯封国，高城甲第，门深似海，而今却是荒草丛生。本诗中用“凄然”两字，在表达上更加直

赏析：曲炳国
整理：齐斐斐

沧州人·沧州诗

在征服与敬畏之间 探寻人与自然的平衡

——读《老人与海》有感

李淑华

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笔下的不朽经典，其文字简洁有力，却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其内涵深邃悠远，引人反复思索。这部作品犹如一座文学宝库，每一次翻阅都能带来全新的感悟。

在书中，老人对大海和马林鱼的情感复杂而微妙。他怀揣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处涌动着征服大海、捕获马林鱼的强烈渴望。他自信地宣称：“我跟那孩子说过来着，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这份自信与决心成为他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但与此同时，老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大海的广袤无垠与神秘莫测，他感慨：“海既仁慈又美丽，可是她也会突然变得极其残忍。”正因如此，他对大海的力量始终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对于马林鱼，老人将其视为值得尊敬的强劲对手，下定决心：“我要跟它斗到底。”

在这场漫长而艰苦的较量中，老人逐渐领略到马林鱼的坚毅与高贵。当最终成功捕获马林鱼时，他没有丝毫的骄傲与轻慢，反而满怀敬意地感叹：“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

然而，故事的发展令人唏嘘。老人捕获马林鱼后，遭遇了鲨鱼的疯狂袭击。“鲨鱼飞快地

逼近船梢，它袭击那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看见它那双奇异的眼睛，它咬住鱼尾巴上面一点子的地方，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地响。”这一系列情节，仿佛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发出的严厉警告，是生态失衡后的残酷报复。老人拼尽全力守护自己的成果，却依旧无法阻挡鲨鱼的贪婪吞噬，最终只带回一具骨骸。这无疑警示着我们，人类盲目追求对自然的绝对征服，肆意践踏自然法则，必将引发难以承受的恶果。

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人类切不可盲目追求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妄图满足自身永无止境的欲望。我们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绝不是主宰万物的神明。我们应当像老人敬畏大海那样，尊重自然的规律，敬畏生命的力量。“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在面对自然时，我们唯有保持谦逊的态度，与自然和谐共舞，反而满怀敬意地感叹：“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

然而，故事的发展令人唏嘘。老人捕获马林鱼后，遭遇了鲨鱼的疯狂袭击。“鲨鱼飞快地

读书一得

“疯狂的石头”于有斌： 三十年收藏印石三千方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新华社建设北街一隅，有一个金陵茶庄，这里便是于有斌生活了30多年的“家”。与其说这是一个浸染着茶香的空间，倒不如说这是于有斌的整个精神世界。

60岁的于有斌与石头结缘已经30余年，收藏奇石奇石几千方，被收藏界称为“疯狂的石头”。

从“茶缘”到“石缘”

于有斌的家乡在江苏常州。他从小特别喜欢绘画、书法，参加工作后，在一家化工厂做美工。当年，工厂经常搞一些文艺节目，活动前期都是他布置。20世纪90年代初，他所在的企业越来越不景气，于是他辞掉了工作，自己创业。他的家乡自产产茶，辞职后，他跟着几个老乡到处闯荡，做茶生意。1994年，于有斌在沧州安顿下来，他的茶庄生意也日渐风生水起。他说，与石头结缘，也是因茶而起。

来到北方做茶叶，他的市场区域不断扩大，生意也做到了内蒙古的赤峰市。“当年茶叶的欠款不是一下子就结回来的，需要在那等几天。在这期间，我就转转赤峰市，偶然转到一个石头市场，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于有斌说，30多年前，沧州市场上还没有巴林石，可是赤峰的巴林石市场已经非常火爆。

当时的巴林石市场火热到什么程度呢？于有斌描述说，有时候一个星期就去一趟赤峰，因为如果再等一个星期，

看上的石头价格就会翻番儿。行内人说，3天不买石头，3天后就不敢买了，价格涨得特别快，堪称“疯狂的石头”。那时，他喜欢巴林石也到了狂热的程度，有很多次，他去赤峰结了卖茶款，货款全部买成了石头，回家的路费也没了，还得和朋友借路费回家。

直到前两年，他还因为买石头不惜卖了一套楼房。

藏石3000余方

巴林石产自赤峰市巴林右旗，属于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与其他印石相比，巴林石的最大特点就是色彩斑斓、纹理奇特，由于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成分，市场上流通的巴林石具有赤橙黄蓝靛紫等7种基本色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的赏石文化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古代很多文人墨客以石比人，到唐代，石玩已大量进入宫廷和官宦人家。经过一代代人的品评，人们对石头的优劣早就有了清晰的认识，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四大印章名石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从收藏巴林石开始，于有斌渐渐对其他产地的名石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南到北，他跑遍了全国名石产地，收藏了3000多方自己满意的石头。

与石头“对话”

随着对石头的不断认识，于有斌对印石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在赏石玩石的



过程中也结识了不少篆刻名家。

几乎在收藏印石的同时，他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刻画画。沧州有着良好的篆刻艺术氛围，这也为爱上篆刻的于有斌提供了便利条件。

说起篆刻，他拿出了沧州篆刻名家韩焕峰的得意之作。他说，那时候他天天去请教韩老师，心想不如请老师刻方印，放在家里，天天看着学习岂不更方便？于是，他请韩老师刻了一方大印，自己天天照着练习。

这些年，他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也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潜心钻研篆刻名家的作品，经常向篆刻名家们请教，一块石头在他的手中总是磨了刻、刻了磨。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他加入了沧州市印社，如今他每天花在篆刻上的时间都长达几个小时。他创作了“二十四节

气”印章，多次参加各级篆刻展，并获得很多奖项。

除了石头，于有斌还有很多喜欢的东西，比如紫砂壶。在他的茶叶店里，除去各式各样的茶叶，最显眼的就是那些紫砂壶。其中不少是具有收藏价值的上品。其实壶与石有着相同和相通脾性。物随人心，手抚紫砂壶，再泡一杯清茶，闲谈印石与书画，是于有斌最快乐享受的时光。

他说石头是有灵性的东西，细细把玩就可以与他们“对话”。每天晚上，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于有斌都会和他的石头们“交流”，看到那些不同颜色的石头，那些自然天成的纹路，不知不觉会沉浸到石头的世界中。他说，这些石头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他的生命里。